

这是一个关于青春的故事，梦想以及梦想之破损的故事

这是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一个人与他自己理想之间的爱情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 背 叛

奇幻儿 著

让我们一起回忆那段时光……

回顾我们曾经的理想……

一切的激情、追求、隐忍、挣扎、反抗和背叛或者逃亡……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 北月

哥儿 著

# 叛

让我们一起回忆那段时光……

回顾我们曾经的理想……

一切的激情、追求、隐忍、挣扎、反抗和背叛或者逃亡……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背叛/哥们儿著.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8. 9  
ISBN 978-7-5411-2719-9

I. 背…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06505 号

BEI PAN  
背 叛

作 者 哥们儿  
策划组稿 胡 焰  
责任编辑 李亚南  
封面设计 陈伟明  
版式设计 史小燕  
责任印制 晋 冰  
责任校对 文 诺等

书 号 ISBN 978-7-5411-2719-9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字 数 356 千  
印 张 13.75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8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槐树街 2 号)  
四川文艺出版社  
电 话 (028)86259285[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www.scwys.com  
印 刷 四川锦祝印务有限公司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举报有奖。举报电话: (028) 86697071 86697083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调换。电话: (028) 86259301

# 叛

## 「代题记」

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

容不得恋爱，容不得恋爱！

披散你的满头发，

赤露你的一双脚；

跟着我来，我的恋爱，

抛弃这个世界

殉我们的恋爱！

我拉着你的手，

爱，你跟着我走；

听凭荆棘把我们的脚心刺透，

听凭冰雹劈破我们的头，

你跟着我走，

我拉着你的手，

逃出了牢笼，恢复我们的自由！

# 叛

跟着我来，

我的恋爱！

人间已经掉落在我们的后背——

看呀，这不是白茫茫的大海？

白茫茫的大海，

白茫茫的大海，

无边的自由，我与你与恋爱！

顺着我的指头看，

那天边一小星的蓝——

那是一座岛，岛上有青草，

鲜花，美丽的走兽与飞鸟；

快上这轻快的小艇，

去到那理想的天庭——

恋爱，欢欣，自由——

辞别了人间，永远！

—— 徐志摩《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

## 再版小序

恩蒙四川文艺出版社的青睐，这本将要偃息在书海里的小说又活了。自作主张加一个“小序”，并非贪图一切自由表达的机会，而是有些另外的意思。

没有任何一本小说是写给所有人的，这本书当然也不是特例。加这个“小序”的初衷，就是想方便正在书店里浏览此书的读者，先知其大概，以更快地决定是继续还是放弃——因为时间和金钱都是宝贵的东西，我不喜欢先糊弄了读者的钱，然后听到骂声。我仅期待那些适合读这本书的人能够读到它并喜欢它，此外别无奢望。

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本书，这与自恋无关。因为这本书不仅记录了我的梦，许多人告诉我，它同样记录了他们的梦，可惜都是“曾经的梦”了。

这是一个关于青春、梦想以及梦想之破碎的故事。

这是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一个人与他自己的理想之间的爱情。

这是一个关于背叛的故事，一种为了明天而对今天施行的背叛。

这是一个关于舞者的故事，一个逆风而动苦苦地寻找舞台的舞者。

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激情满怀的青年教师，故事从踏进学校大门开始，以踢翻讲台背叛教育事业结束，和他一起喜怒哀乐的配角，是他的领导、同事、师友以及必不可少的学生们。这些故事里的某些细节，注定是许多人曾经熟悉和正在经历的。

据说这本书充满了活泼的气息，其实对作者而言，幽默一直是黑色的。

虽然这本书给不少人带去过兴奋、感慨、忧伤和笑声，但我依然认为，另有一些人会为这样一本书感觉不舒适，而我无须道歉，因为我并不鼓励他们继续阅读。

正在看这个序言的人，除了已经成为教师或者将要成为教师的人，除了思想活跃、深感教育之苦和校园之乐的在校生，除了关注现行教育体制的热心人，除了正在打碎和已经打碎梦想的愤怒青年，除了怀旧派，除了什么都无所谓有闲人士，其他的读者好像可以放下这本书了，你手边应该有一本更适合你的书。

当然，只是来书店打发时间的朋友，不妨继续看，今天看不完明天还可以来，如果你还挂念着小说里那些人物的话。



## 楔子

听尤校讲，桑树坪农场以前叫烂尾坑，除了烂泥、野草野木野苇子和慕名来游荡的乌鸦，看不见人影儿。这个坑大啊，有多大？看看现在这些工厂、学校、居民区，还有上千亩的果园和耕地，以前可都是烂泥塘啊。

尤校说的时候，细眯的眼睛就突然瞪大了，脸上也多了些沧桑和骄傲的神采。谁也不能不让尤校骄傲，尤校是改造烂尾坑的第一批“知青”中的一员，虽然他一米七几不足五十公斤绝对骨感的形象，跟“建设者”这三个字联系起来总难免有些喜剧色彩。

十几年前的那一天，当我和尤校站在楼台上聊天时，学校正放暑假，我没回家，初三的学生在补课。晚上休息，我和两个同事约好了去十里外的县城看录像，时间还早，出来吹风时跟尤校搭讪上了。那天赶上尤校值班。

在话语的密度稀释下来的空隙里，隐约听到火 000 | 001

车的鸣叫声从落日余晖里传来。几只乌鸦在红的云里飞。

农场周遭有三条铁路，列车来往的频率很高。先前尤校就介绍过，说六几年的时候这里只有一条铁路，就是农场西面靠着国道的那条，这条铁路很关键，一头儿通着北京，这一通可就意义大了。有一年火车里坐了一个人，顺眼看了一下烂尾坑：“这里要改造啊，让知识青年来锻炼一下吧。”那个人是谁？有说毛主席的，也有说刘少奇的，不统一。尤校说得最狠：“反正不是我爹！”

可以说没有这条铁路就没有桑树坪农场，当然，没有桑树坪农场，很多人的命运又会是截然不同的另一个样子了，不仅尤校遇到他老婆的几率会大打折扣，并且我可爱的师姐也不会遭遇一生都难以摆脱的阴影。我呢，也既不会来这里和青春互相糟蹋，更不会和尤校在这个办公楼平台上回顾往事并展望越想越操蛋的将来。

而我们面前的夕阳会依旧，能改变的只是人和与人有关的事。尤校不相信必然规律，他说他这一辈子都像棋子一样，被不能控制的偶然摆弄着，身不由己，言不由衷。

尤校把白衬衫掖进蓝制服裤子里的样子，有些弱不禁风的潇洒，很像一个人——宣传画上的焦裕禄，我从没说出过我的看法，毕竟尤校不是焦裕禄。尤校在学校领导层的竞争中很不得意，江湖险恶的结果，是让他在工作上心思也似乎懒散了，尤校更愿意把热情放在自己家的小卖店里，虽然那里有他能干的老婆照料着。

尤校家的小卖店就在学校门口的简易亭里，儿童食品、书本文具、抽奖卡片一应俱全。大家对此颇有微词，不外乎说一些他利用职务之便搜刮学生膏脂的谈话，甚至有人说国家明文规定领导干部的家属不许经商，忽悠远了。尤校说：“我他妈不干别人也要干，谁嫉妒了就告我去啊！”而且尤校像普通群众一样眼睛雪亮，农场里比他离谱的人和事多了，怎么就没有人敢跳出来？对那些没有本事打倒他又变着法儿想给他穿小鞋的人，尤校表现得超级不屑。

“庙小妖气大，池浅王八多。”尤校曾经借用伟人用过的俗话，这样描绘桑树坪的不和谐局面。想起这话，我就望着在土操场上踢球的一帮闲散青年笑了。

如果再往前推算一年，听了尤校这样的话，我不仅不会笑，而且只会觉得这个领导特没素质。当然，放在一年前，尤校也不会对我说这种话，这种话是不能随便对什么人都讲的。

尤校只对两种同志感兴趣，一种是明目张胆和他站在同一条错误路线上的，像我的校友老范，一种就是游离于“体系”之外、看上去又前途光明的优秀青年，比如我。

# 背叛

## Contents

楔子 001

Chapter 1 激情 001

Chapter 2 喘息 108

Chapter 3 彷徨 181

Chapter 4 迷乱 262

Chapter 5 背叛 360

后续 424

# 群 叛

## Chapter 1

激 情

Ji Qing

早已远去的那个秋天，我和数学系的校友——后来被大家叫做“老丁”的丁茂林同学一起来报到时，暑假已经过半，这里的毕业班也正在补课，恰巧也是尤校值班。

阳光很好。此前的几个月里，我已经来过这里三次，每次都赶上很好的阳光。虽然我总是看完天气预报才动身，但我仍愿把这一切编派成天公作美。望着从狭窄的柏油路两侧布局散乱的医院、工厂和居民区，我和老丁聊性甚欢。这样一直骑过去，到了桑树坪的最东端，就是学校了。

桑树坪农场在雍阳县城南端，是有名的“三不管”地段，它在地理划分上是雍阳的一部分，治安归雍阳管，行政上则隶属九河市农垦局，而且这里的职工九成以上都是九河市的下乡“知青”，“文革”后“自愿”留下来建设新农场的社会精英。

农垦局的教师资源属于“计划外”分配，我和老丁都是毛遂自荐来这里教书的。我们事先跟桑树坪的校领导有过一些程序化的沟通，已经知道这所学校是个从幼儿园到初中的伪“完中”，一共不足五百个学生，教职员工将近五十位，其中包括一个看门的临时工王大爷——王大爷被叫做亡命徒，后来才知道人家叫“王明途”。王大爷是我进校认识的第一个人，脱水螳螂一般瘦高惊险。那天我被他盘查得底儿掉，不过此翁后来给我的印象很好，大爷知道我就要来这里教书后，再见我时已经是满脸干笑，一排暗黄的假牙努力表达着同志般的友好。

老丁说：“王老头那假牙至少三十年没刷了。”

这让我开始怀疑老丁的认知水准，我相信王大爷的假牙色泽是因为产品质量的原因，而不会牵累上王大爷的个人卫生习惯，王大爷那件洗得很干净的短袖白衬衫就是证明。数学系的人，观察生活的深度就是不如我这个学中文的。

不仅如此，老丁在基础形象上也不能跟我比，老丁不仅看上去很沧桑，身材又恍惚车轴，我则亭亭玉立，还戴着白光眼镜，就是走在菜市场里，人家也看得出来我是个知识分子，老丁则不费什么力气就能跟那些小贩混同起来。但这丝毫不影响老丁要做一名人民教师的热情，老丁说他补习了四年才考上大学，所以没理由不珍惜。不过，多年以后，当老丁终于离开教育界，真的去卖菜时，很多人并不觉得有什么屈才。

多年以后的事情不能提了，向前看历历在目，向后望迷雾重重啊。我记得当时我们俩骑着自行车——老丁的自行车也比我的破——一路看着桑树坪的风光，意气风发地侃侃而谈，在桑树坪灿烂的阳光里，两颗红亮的心激动地跳跃着。

老丁比我大六岁矮一头，是根正苗红的贫农出身，在我们一起“跑分配”之前，我并不知道学校里还有老丁这样一位老乡，可见老丁是个不热衷于“同乡会”这种帮派组织的人。当我问老丁怎么在同乡会上没有见过他时，他说他懒得掺和：“一帮毛孩子，没什么鸡巴劲。”

老丁粗鄙而现实。他告诉我，桑树坪农场的老师属于企业编制，工资比教育口的高，还能和场部领导一样拿企业的平均奖金，一个月基本上能有两百来块人民币，而在普通中学里，像我们一样资历的新职工也就拿一半左右的薪水。老丁说这些时充满了自足，给人的感觉是：这几年大学可算没白上。

当然，老丁搜罗来的这些消息也让我高兴，不过桑树坪农场让我 002 | 003

觉得惬意的还不在于这些，让我舒心的是这里有不少“九河师专”的校友，还有两个是先前就熟识的老哥老姐——傅康和白露。人熟好办事，而且一个青年人占主力优势的单位，也叫我感受到激情的鼓舞。

虽然和傅康热烈欢迎我的态度不同，白露从一开始就跟我讲桑树坪的坏话，说这里除了毁人别无长处，但这丝毫没有干扰我的决定，我想女孩子看问题总难免情绪化吧，白露或许那些天正闹别扭也未必。而且我熟知“小马过河”的寓言，所以不会轻易被别人的判断影响思路。可是，仅仅几百天后，当白露背负着一种刻骨铭心的仇恨和悲哀发誓永别桑树坪时，我已和她一样对这里的一切感到厌倦了。

后来发生的那一切，在我和老丁走进校长办公室的时候，还没有任何可预见的征兆，那时候我们的精神面貌只能用一个词概括：意气风发。

校长办公室在学校唯一的一栋二层楼上，靠楼梯的一大间，两个校长、一个章姓书记都在这里办公。尤校是两个校长里面带减号的，带加号的那位姓佟，体积比尤校大一倍，老丁用数学老师的眼光审核说至少要大一点五倍，我没有和他争论，那时候我还觉得争论这类问题比较无聊呢。两年后，当我觉得桑树坪的一切都无聊时，已经没有心情再去找老丁理论了。

报到那天，校长室里只有尤校一个人在。

“哟，麦麦，小丁，你们来啦，欢迎欢迎。”正盯着报纸嗑瓜子的尤校抬起头来，热情地笑着，眼睛眯得像一对干瘪的葵花子。

丁茂林已经掏出烟递上去——石林。后来，直到老丁已经蜕化成一个小富阶层的菜贩子时，我也没再见过老丁自己花钱买过那种档次的烟，老丁很会过日子。我当时觉得有些尴尬，我兜里装的是一块钱一盒的大众烟，自己抽的，忘了给领导预备个“牌子”了，没有经验啊。

尤校跟我们聊了两句，开始打电话，然后说：“你们抓紧去场部



办手续，先找党办的罗主任。咱们回来再聊。”

桑树坪农场的场部和学校只隔了一小片居民区，在医院的后面，邻着一个不大的菜市场。场部大院像个旧地主的庄园，一水儿的亮瓦平房，不过门口挂的是“桑树坪农工商联合总公司”的牌子，带着被雨水冲刷过的伤痕，一道道的尘迹仿佛井井有条的鼻涕。

路过菜市场的时候，老丁很干练地询问了几样菜价，总结说：“比我老家集上的要贵，以后得跟他们联系一下，周末回家时捎带点菜来批发。”

## 2

精神焕发的党办主任罗宗信亲自给我们倒茶，一脸真诚：“对投身农场建设的大学生，我们从党委到群众的态度都很明确，热烈欢迎啊！不瞒你们说，农场的文化和人才都匮乏啊，老职工都是知青，说是知识青年，其实普遍没文化，历史原因历史原因啊。咱这里这两年大量地招收大学生，就是要为提高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做准备。”罗主任一边把我们的材料整理好，分装进两个档案袋里，一边把泛泛的理论具体化起来：“老师也是干部嘛，啊？哈哈。子弟教育一直是农场的一块心病，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来到这里，领导们放心了，家长们也放心了。”

我默默点头的时候，老丁也表示一定要好好干，不辜负罗主任的希望。好在罗主任不吸烟，不然老丁更要抢我的风头了，虽然我并不在意。

接受了几句领导的鼓励后，我们正要起身，一个中年妇女风风火火

004 | 005